



第三章 中医里所包含的学问

一、难学的中医

中医为什么会难学，究其原因就是中医里包含的学问太多。中医里包含了哪些学问？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人世间有些什么学问。

人世间的学问种类繁多，根据认知特性的不同我把它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门类：

第一门是“玄学”。它是一种你不知、我不知、大家都不知的以忽悠为目的学问，怎么讲都有道理，怎么讲都能讲得通，表面上看起来学问味十足，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它既无实用性更无科学性，讲它的人糊涂，听它的人迷糊，这是一门潜伏在其他学问之中，通过盗用其他学问的思想和方法从而来掩饰自己的伪学问。（这里要强调一点，限于文字表达的局限性，我所定义的“玄学”与道家所言的玄学并非一回事，此“玄”非彼“玄”，敬请读友切勿混淆。）

第二门是“神学”。它看起来虚无缥缈但却真实存在，在它神秘莫测的外衣下所包含的则是宇宙至真、至简、至大的万物法则。它站在科学的前方召唤着科学，每当科学向它靠近一步，它又远离了科学一步，它永远与科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既是人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梦想到达的彼岸也是人类思想和灵魂所能依附的最终归属。

第三门是“哲学”。它是人们经常使用但又不太在意的学问，人类至今都没能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看问题，它总是思维活跃、想象丰富；做事情，它总是多谋善变、方法灵活，它能让学习它的人变得聪明，远离它的人变得愚笨。它是闲不住的，喜欢串门子是它的秉性，它经常出没在神学和科学之间，甚至在玄学中也可偶见它的身影，如果把人类的智慧比作百宝箱那它就是一把开启百宝箱的金钥匙。



第四门是“科学”。与哲学的“善变”不同，科学给人的感觉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实在，它是一门严格、严谨、严密、严肃的“四严”学问，它既有原则性又有逻辑性，既有现实性又有预见性，在它面前丝毫容不得半点虚假，它从来不被任何人所左右，不管你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也不管你是高兴还是悲伤，它永远按照自己的规则来办事，服从它将得到奖励，违反它将受到惩罚。它是人类面对自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把利剑，用好它，能帮助人类，用不好它，将伤害人类。

在我看来，人类就是利用以上四门学问所包含的思想和方法去认识并改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

中医之所以难学就在于上述四门学问的思想全都混杂在了中医这一门学问之中，也就是说，中医的理论体系构建在了玄学、神学、哲学和科学的思想基础之上，正因为这种一门学问中出现了不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独特“四合一”现象才使得中医成为世界上争议最大的学问之一。导致中医难学的四合一知识体系并非后天形成，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必将成为一门与众不同的混合型学问。

打开《黄帝内经》这本古老的中医典籍，我们可以发现混合型的中医思想在其诞生之初便早已形成。在《内经·素问》里的“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中有这样一段岐伯与黄帝讨论“五运六气”的话：“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大概的意思是：“一个想要真正明白医学道理的人，就必须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医学这个道上走得更远更久。”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中医认为天、地、人三者所包含的知识都属于医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认识并了解三者之间与疾病和健康的关系，医学才会真正取得长足进步。2000多年前的中医哲人们就能够用这样的观点去认识医学的本质确实非比寻常，相比当今人们仅把医学看成为一门研究人体疾病与健康的科学的观点来说其格局不知大了多少倍！

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去概括这些年来学习中医的感受，我一定会选择用“难”这个字来表达。与西医的纯科学思想相比，中医是一门让学习者的思维在科学、哲学、神学、玄学四门学问之间来回穿梭奔跑的学问，也就是说，对于中医的学习者而言，他既要有科学的实证态度也要有哲学的辩证思维，既要有对神学未知的敬畏和信仰也要有明辨玄学是非的勇气和能

力，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医，真正了解中医。然而，这种在不同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来回变换思维方式的“脑筋急转弯”往往会让中医的学习者们难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面对混合型中医知识体系，他们常常无法运用原本属于自己正确的逻辑思维去分清其中的虚实真假和是非曲直，特别是在他们的老师甚至教科书上出现错误后，他们就会更加茫然，或许这就是许多学习过中医的人常常喜欢去诟病中医甚至反对中医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如同一个在医学迷宫里寻找宝藏的探险游戏，中医所能给大家提供的仅仅是一张半真半假的地图，在艰难探寻宝藏的同时游戏者们还必须去分清地图上所提供的信息孰真孰假、孰是孰非，如若不然，他们非但找不到梦寐以求的宝藏，反而会落入重重陷阱甚至误入歧途而迷失自己的方向。

就个人而言，学习西医时，我的头脑始终能保持在清醒状态，而学习中医时，我却常常徘徊于清醒与糊涂、明白与困惑之间，我把这种状态自诩为在中医学习里的“瞑眩”状态，每当中医书里跳出一个“气”字来时，我的大脑就得在科、哲、神学之间来回穿梭，以区分此时此刻它所表达的内在含义，这样的学习方式本就困难重重，更别说还有一个玄学在旁边捣乱了。“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这是中医在治疗疾病时患者即将痊愈前的一种特殊反应，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瞑眩反应才使得我真正找到了中医这座古老医学神圣殿堂的大门。

关于中医理论体系里所涉及的神学、哲学、科学话题，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与大家讨论，在这里，我们先来聊一聊中医里那些令人头疼的玄学问题。

学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老师常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讲授并解释中药的药理作用，例如：丹参，归心经，功效为活血祛瘀，安神宁心，为什么丹参有这样的功效呢？主要是因为心是主血脉的，血脉是红的，丹参也是红的，红入心，所以丹参就能作用于心归属于心经了；为什么蝉蜕可以用来治疗嗓子哑？因为夏天树上的蝉“知了、知了”叫个不停，声音总是那么的大，那么的清脆，它脱下来的壳当然也就可以清咽利喉、宣肺开音了。除了上述这些听起来很奇葩的说法之外，我们在中医书里还可以见到一些诸如：水蛭会吸血，因此能够活血化瘀；蚯蚓能钻地，因此能通经利络；老虎生性凶猛因此虎鞭能补肾壮阳等类似这样的解释。

在中医里，上述这些用来解释药物机理的方法统归于一门名叫“法象

药理学”的学问，法象药理学就是把药物的基本性能、治疗功效、临床应用与药物自身的外观形态、入药部位、采收时节以及气味质地等各种因素关联在一起，通过物从其类，同形相趋的取象比类方法来解释药物产生的作用和机理，这是一种已知结果倒推原因以探究药物作用和疗效机理的简单而直接的实用主义理论。

在中医理论体系里之所以会产生出这种所谓“法象”思想，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就中药而言，在科技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人们研究药物的手段极其有限，想要弄清搞明药物疗效的机理极为困难，对于药物的了解，人们除了在自己身上试验它的功效以外，剩下的就是用眼观、手摸、口尝等方法结合药物自身的颜色、质地、味道等固有属性去综合分析判断它们，中药里的“青、赤、黄、白、黑”“辛、甘、酸、苦、咸”等所谓的“五色”“五味”学说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聪明的古人为了讲得明白、记得清楚中药的药理作用，他们只有也只能在药物自身的表象上做文章，他们把药物的功效和药物具有的自然属性两个已知参数关联起来，通过臆想推测的方法得出药物的药性原理，从而去巩固对药物功效的进一步认识。由于药象方法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因此，中医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去描述解释中药的药理，并以此为依据去探知其他未知药物的药理作用。毋庸置疑，在那个巫医盛行的年代，这样的理论应该是相对科学和先进的。

唐朝以前，法象思想在中医里并不流行，其真正流行始于北宋时期，当时一位名叫赵佶的编者在其所编《圣济经》一书中提出了“天之所赋，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的观点，并把其视为研究中医药原理的理论基础。大家可别小看这个名叫赵佶的编者，他可是当时大宋朝的皇帝，在那个以帝王为真龙天子的年代，皇权至高无上，这种皇帝本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作为庶民身份的医生也理所当然趋之若鹜了。

宋朝以后，法象理论广为后世医家们所推崇，并逐渐开始有了向临床过渡的趋势。明朝时期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一书也受到了法象药理的影响，在这部集中国古典药学之大成为一体的中药百科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法象思想的观点和描述，举个例：在该书纲目第七卷“土”部中针对土的治疗作用，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寡妇床头尘土，主人耳上月割疮，和油涂之。”大体意思是，寡妇床头上的灰尘与油混合后可以治疗耳朵上的疮。我们先不管上述这种方法有无效果，单凭

字意上去理解就可看出法象思想的端倪，一样是床头上的尘土，为什么偏偏要用寡妇的呢，难道鳏夫床头上的就不行吗？抑或是寡妇结婚了呢？从逻辑上来推测，应该是床头上的尘土起的作用，与寡妇无关，那么书上为什么偏要写明寡妇床头上的尘土呢？对于这个问题，书中并没给出答案。类似上述这样的描述，在《本草纲目》中还有很多，诸如：“梁上尘”“孝子衣帽”“故蓑衣”等，所有类似这样的“药物”，李老先生都没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个人在撰写这部书时所提出的“凡人用者，皆不可遗”的人药态度。

到了清朝，以法象思想指导中医临床思维的现象达到了顶峰，很多当时有名的医药大家都用这样的思想去诊治病患和教书育人。《志异续编》中有一医案，讲的是清代著名医学家叶天士先生治其家人病患的故事，“因其儿媳临产后，交骨不合，用药不效，恰巧他脚踩一物，弯腰拾之，乃是蛎壳，即令人煎汤，服之即愈。”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书中这样写道：“盖蛎蛤之类其形皆两片相合，性本喜合不喜开，用治交骨不合，取其性也。”无独有偶，与叶天士先生同一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徐灵胎先生在治病用药时，也经常以“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形，或取其色，或取其所成之时，或取其所生之地”的思想去解释药物在治疗时所起的作用，这两位可是当时中医界里大名鼎鼎的人物，前一位是业界公认的温病学家，著有《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后一位则是伤寒大家，著有《医学源流论》《伤寒论类方》，这些书在中医学界都很是有名，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巨大。

法象思想到了清末民初仍在盛行，据说当时有一位名叫范文甫的名医，在治疗一位“百药不能治”的失眠患者时，仅用百合 30g、紫苏叶 9g 两味药物组方，三剂就把病人给治好了，当时有人问他，“以此药治失眠，本于何书？”范先生答曰：“吾尝种百合，见其花朝开暮合。又种紫苏，见其叶朝仰暮垂，取其意而用之。”闻者大为赞叹！

时至今日，上述这些想如何理解便如何理解、能用什么样的方法讲得通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讲的随心所欲思想，在中医界里仍然存在。

中医的法象思想是人类祖先在思考未知事物时由于条件受限而留下的一种务实、智慧、原始的思想“遗迹”，在复杂的中药成分面前，法象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药理解决方案，遗憾的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中医后人们的误读和误解使之逐渐滑落到了玄学的队伍中去。

与法象思想的先知果倒推因不同，在中医里还有一种对待事物不着边际的不知果乱归因的思想，我把它称为“臆度思想”，这种没有实证依据不受任何约束的天马行空般思维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具法象味道，实则不然，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已经明确了结果，仅仅是找一个导致结果的原因，不管所找的原因是对是错，结果是肯定不容置疑的，而后者则是在自身结果本就不清楚的情况下通过想当然的推理和归纳总结而得的一种看似更具说服力的思想。

在讨论中医里的臆度思想之前，先给大家看一段我在音乐网络论坛上摘录的一位音乐发烧友论述电力与音色之间关系的名为《玩音响最后就是玩电源》的“专业”文章：

1. 玩音响最后就是玩电源，用火电的力度大点，声音偏暖；用水电的声音偏冷，但解析力很高。水电中，以葛洲坝的电音色最好；火电中，以北仑电厂的电音质最好，因为烧的无烟煤的比例最高。

2. 同一套器材，晚上8点到10点的时候音色就感觉有点偏冷，晚上11点之后声音明显偏暖。后来才发现高峰电用的是外省的水电，低谷电以本地火电为主，铁证如山！

3. 风力发的电层次感很差，听感朦胧，听柴可夫斯基的A大调B小调，音场明显收缩，小提琴部都混在一起。

4. 风力发电的单机功率在500W以下的音色都偏薄。

5. 电是三相的和两相的与音色关系不大，关键是平衡感。三相电播放编制的交响乐阵脚明显比两相的要稳！核电适合播放《终结者》之类的大片伴音。但遗憾的是水、火、风、核电都并在了国家电网上了，所以放什么声音都是混沌一片。

6. 有位烧友为此从上海搬家到广州，声音好很多。因为南方电网以大亚湾核电和两广水电为主，音响既有力，又比较清澈。最近准备投资建设独立不并网的雅鲁藏布江水电站，高山雪原的天水将使音响脱胎换骨，但可研报告遭到印度的反对。

7. 太阳能发电有何不同？声音偏向温暖，不冷，但是有点薄。

8. 不久前，我一位朋友，国内最资深的耳机发烧友，一日试听铁三角AT-HA25D耳机放大器配AD2000耳机，听着听着突然摘下耳机说今天没法听了，一定是水电站的水位又涨了，令在场其他烧友目瞪口呆！第二



天果然报道山洪暴发，小丰满水电站水库水位暴涨，达到 1953 年来的最高水位，要知道辽宁电网只有 1% 的电力来自小丰满！

虽然上述这种有违常理、有违逻辑的“专业分析”任何明眼人都能一辨真伪，但对于不懂音响的人来说仍难免迷惑。我对音色的品鉴是个外行，虽然不相信有这等事，但就上面文章所写内容我还真就请教了一位从事二十多年音响买卖的专业人士，他给我的原话是：“这，你都当真！”

与上述音色品鉴中的臆度相比，中医里也有类似这样玄味十足的“中医思想”（臆度思想），这种没有实证前提的你不知、我不知、大家都不知的互动忽悠式学问对于想学中医的人来说确实危害不浅！

前些年，有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本关于如何学习中医经典《伤寒论》的引导书籍，据说这是国内书店在中医文化丛书中卖得最火的一本，由于当时正在学习《伤寒论》，为拓宽思路我也买了一本。刚开始读此书时，作者在书中所表达出的对中医文化认识上的独特观点吸引了我，特别是在中医的学习与传承以及如何对待中医经典的态度上，作者所提出的真知灼见让我钦佩不已，从西医认识的角度出发，能在中医里看到这样一本有独特见解的书，我真的是很高兴，毕竟在我所读过的关于介绍中医理论知识方面的书籍中像这样能与现实思想接地气的书并不太多。

然而，随着阅读的继续，我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原本以为在此书中不可能出现的思想居然出现了，这让我颇感意外和失望。书里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我摘录了以下几段话：

1. “五色是青赤黄白黑，东方青，南方赤，中央黄，西方白，北方黑……一个土气很弱的病人，用了补土的药，用了四君子汤，用了理中汤，可是老不好，什么原因呢？结果发现这个病人老是穿一身青色的衣服，你在这里补土，它在那里伐土，这怎么会好呢……”

五色的因素很重要，……他曾经治疗过一例重症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病人卧病不起，……还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就是将病人家的其中一面墙整个地用煤水刷黑，然后让病人住在这间房里静养服药，结果病人很快地得到痊愈。黑色聚北方，北方属水、属肾，所以，……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2. “天津南郊有一位盲医，善治多种疑难病症，……开什么‘药’呢？他开的‘药’来来去去都是我们日用的食品，像绿豆、红豆、葡萄干、黄



花菜等。不管你什么病，他都用这些东西。唯一的区别就在数量上。张三的病，他用20颗绿豆，20颗葡萄干，李四的病，他用21颗绿豆，21颗葡萄干。按照现代人的理解，20颗绿豆与21颗绿豆有什么区别呢？熬出来的不都是绿豆汤吗？要是按照现在的成分来分析，它确实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如果不严格计较绿豆的大小，21颗绿豆与20颗绿豆的重量也可能完全相同。但，为什么在中医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就要联系到我们前提到过的象数这门学问了。”

3. “接下来我们看引起质变的第二个因素，即数变到质变。……方中大枣用量是30枚。30是一个什么数呢？30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10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2、4、6、8、10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30。10个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30，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这个数用在炙甘草汤中，就正好与它的主治相符。另外一个方，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厥阴篇的一张方，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25枚。25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10个基数中的阳数1、3、5、7、9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这就与当归四逆汤的主治功用相应了。一个是‘群阴相会’，一个是‘群阳相会’，张仲景为什么不把它颠倒过来，炙甘草汤用25枚，当归四逆汤用30枚呢？可见数是不容含糊的。数变，象也就变。象变了，阴阳变不变呢？当然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

对上述作者的观点我不做任何评价，作为一名热爱中医的西医生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是没有任何资格去对中医人特别是中医界里的名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我列出上面三段文字的目的仅只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在读完本书后能对中医里类似这样的理论有一个不为人左右的相对独立的看法。

中医的学习是困难的，这种困难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解上，更多的则是在判断上，换句话说，学中医的最大难点不在于怎么学而在于学什么的问题。

对于中医里存在的玄学问题，中医界历来都有反对的声音。五年前，我在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中医学习培训班时，有一位老师就玄学问题给我们这些学员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目的就是想让你们往里钻、



往里摸，你们钻得越深、摸得越深你们就会越糊涂，你们就会离中医越远……”的确，中医里的玄学害人不浅，多年前我就曾把它混同于中医的理论来学习和研究，这使得我在中医的学习中迷失了方向并走了不少的弯路，甚至曾一度放弃了对中医的学习。

如今，每当一些中医新人向我讨教学习中医的心得时，我常常半开玩笑地提醒他们：“中医里有一门名叫玄学的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学习不同，在这个专业里学历低才是王道，我是读了五年才毕业的本科生，希望你们当个专科生读三年就毕业了，千万别读成七、八年的研究生，甚至终身在读的博士或博士后！”

对于中医里的玄学，我个人的感受是：虽然深恶痛绝，但仍心存感激。虽然玄学令我在学习中医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但它也让我变得聪明了许多，就像现如今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感谢折磨你的人”一样，我是真心地感谢中医里的玄学的，因为它让我养成了谨慎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它让我不再去迷信所谓的“书上是这样写的”“老师是这样说的”“规定是这样来办的”等诸如此类话语，它让去伪存真成了我在学习上必不可少的信条。因此，虽然我极度厌恶中医里的玄学，但我从不主张取缔它们，就如《西游记》里充斥着的妖魔鬼怪一样，如果中医里没有了玄学的存在，那么“西天取经”这一壮举也将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中医里有玄学并不代表中医是玄学，玄学不过是中医里所包含的神、哲、科、玄四门学问中的一门。如果把中医看成电影里的一部大片，那么玄学不过是这部大片里的一段花絮，虽然它在电影里是那么精彩，那么有趣，甚至那么真实，但对于真正想要观看大片的观众而言，花絮终究是花絮，它并不是故事本身更不能替代故事。

对于想看中医这部“医学大片”的观众而言，其真正精彩的内容潜藏于神、哲、科三门学问之中，观众只有在认识并了解了这三门学问之后，才有可能知道中医里的故事究竟是在讲些什么，才有可能发现中医这部医学大片究竟会有多么的精彩！

二、三门学问

通过前面介绍，我们已经知道平常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些有违常理、滑稽可笑的“中医知识”不过是中医里玄学的产物，它们既不能代表中医的



思想更不能代表中医的水平，它们不过是夹杂在中医这门古老学问里的几枚“开心果”，既能让讲它的人开开心心，也能让听它的人快快乐乐。因此，对于中医里存在着玄学这样的事实，我们既无需感到纠结更不必为其遮掩，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别把它当真！

每当看到愈来愈多的文化人拿着中医里的玄学说事，并将其作为反对中医甚至取缔中医的“铁证”时，我内心就会有一种对中华文化遗产的莫名感慨，两千年前荀子曾告诫人们“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道理早已被古代文化人奉为圭臬，而为什么这么多现代文化人对此却置若罔闻、弃如敝屣呢？这究竟是中华文化遗产的进步还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退步，着实让人费解。

在对中医里的玄学思想有所了解后，我们就该言归正传来谈一谈中医里的另外三门学问了。关于中医里所包含的神学、哲学和科学相关内容，我将会在后面一章和大家详细讨论。本章，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神学、哲学和科学？

虽然前文我们已对神学、哲学和科学的概念各自做了简要概括，但对大多数同学们而言，这样的概括终究是模糊、抽象而不易于理解的。为了让同学们能对三门学问有一个感性认识，以便在后续学习中保持正确思路，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神学、哲学和科学的故事：

一天，上帝来到人间，他听说人间有三个聪明的人分别叫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上帝想知道他们中谁最聪明，于是给他们出了一道题，并允诺三人，谁答对了今后谁就有直接与上帝本人对话的资格。

上帝的问题很简单：一棵大树上停了十只鸟，猎人用枪打下了一只，请问树上还有几只鸟？

第一个回答问题的是科学家，他说：“树上还有九只鸟。”他拿出纸和笔写出了他的算式并详细告诉上帝他是怎样得到这个答案的。上帝看了一眼说：“嗯，你的方法清清楚楚，步骤明明白白，只要按照你的标准，任何人都能得出相同的答案，你很聪明。”

第二个回答问题的是哲学家，他说：“我同意科学家的答案，但他的答案不全面。”上帝道：“那你就补充一下。”哲学家说：“答案多种多样。”于是哲学家告诉了上帝他所知道的一切可能的答案：○只鸟（全吓飞了），一只（鸟的母亲留了下来），两只（有两只鸟耳背没听见枪声），三只（有